



A10

HUMANITY

人文

A10 ~ A16 版

本版编辑：尹晗
美编：归靖英
电话：010-58302828-6847
E-mail: ysyinhan@163.com

医师报
2020年4月30日

医者·感悟

爱是最好的处方

▲ 中国医师协会编辑部主任 王德

古往今来，人们对名医的颂扬往往聚焦于“医术高超”。诚然，名医之所以流芳千古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能够医治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。但是否由此就可以将“医术”界定为医者的最高追求？

回顾名医们的生平，聪颖和勤奋固不可缺，不过，他们对患者的悉心关爱，也往往超乎常人。

例如，在我国医学史上首次专门撰文论述医德的药王孙思邈，在幼年和学医初年，对于遭受病患之苦的人就往往会不遗余力地施以援手。相传他幼遭风冷，性命垂危，幸得江湖郎中赐药一包。然而，正要喝药时，却得知邻家小孩也病危，当时小小年纪的孙思邈竟然能够舍己救人，将药转予邻居。最后是每人喝了半碗，病也都痊愈了。

近现代的名医大家中，也不乏舍己为人的事迹。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林巧稚院士在1921年参加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时，为了救助中暑女伴，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英文考试。虽然英文成绩受到影响，但其它科成绩都不错，并且，协和医学院认为她所表现出来的关心病弱、沉着冷静是医生应当具备的可贵品质，从而破格录取。

在这样的突发事件发生时，名医对患者的爱心得到了彰显，也为人所乐道。他们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，也正是怀着对患者的同情和关爱之心，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去努力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经验积累，才会始终和蔼可亲地面对患者、处处为患者着想。即使在患者有情绪时，也不产生厌烦心理，而是给予同情和理解，安抚患

者的同时，又能够客观冷静地对病情做细致入微地全面体察。

医生与患者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双方，患者不具备医生的专业知识，难免会产生种种疑虑和担心。心中以患者为重 的医生不可能对此置若罔闻，其爱心和关心在言谈举止间传递给患者，治病的同时也是医心。

林巧稚认为：“爱人之心是医生最起码的本质，也是一切领域有所建树的本源。”

以爱心获得患者信任和依赖的医生，能够维持更通畅的医患沟通，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所长，为患者诊治。而眼中只看到病，看不到人，如何能够真实地了解病情，又如何识别疾病的个体差异，做到对症治疗？因而，医，仁术也，爱是最好的处方。

医学·名画

《治疗愚蠢》（局部）



Hieronymus Bosch / 荷兰

“现代医学之父”希波克拉底曾说，Medicine is an art（医学是一种艺术）。

但当时的art指的是技艺，由医生提供的服务，而非艺术。两千多年后，人们重新学习医学史，才发现有着共同主题的医学与艺术，它们一直你追我赶。

中世纪时期，医学发展远落后于艺术和文学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可以见到一些美妙的艺术作品中记录着滑稽可笑的“手术”；

文艺复兴北派画家博斯（Hieronymus Bosch）的画作《治疗愚蠢》（the Cure of Folly），描述了当时头颅钻孔术的场景。当时认为傻子是因为大脑中有石头，只要“取出疯狂之石”（Extraction of the Stone of Madness）就可治愈。

我们应该感激那些艺术家们，是他们对于“人”的观察与描绘，记录了医疗实践的发展历程。

文 协和八

医学·诗歌

诗和医者的远方

▲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李乃适

中学时候，我曾读过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首词：

蝶恋花

辛苦最怜天上月，
一昔如环，昔昔都成缺。
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卿热。

无那尘缘容易绝，
燕子依然，软踏帘钩说。
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。

当时，我便被其中真挚的感情吸引，此后也一直喜欢这类“性灵派”风格的作品。大约从2006年起，我开始自己填词。那时，我写病历已经非常熟练，与患者的交流也日渐从容、深入。但同时也发现有些情况通过病历反映不出来，汇报时也很难把细节讲清楚。有一次，我在内分泌科大查房时随手填了一首词：

临江仙

忆昔娉婷初嫁日，冰肌玉骨纤腰，
一颦一笑俱妖娆，
浓妆飞燕媚，淡抹素娥娇。
造化弄人巾帼貌，无端遍体多毛，
虬髯虎背似粗豪，
沉疴何日去，诊治看今朝！

这首词写的是一个女性患有分泌雄激素肿瘤，但医生们却找不到肿瘤的位置。患者的变化非常明显，浑身上下都向男性方向发展。与她进行深入交流后，我有感而发，填了这首词，也非常希望帮她解决问题。

我当时的判断是，患者身上一定有

肿瘤，而且长在卵巢。我在大查房时把这首词讲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很受感染。妇科大夫剖腹探查后切除了卵巢肿瘤。患者问题解决了，半年后容貌基本就变回去了。

南乡子

终日苦彷徨，
竭虑殚精降血糖。
受命倾危胰岛素，悲凉……
奇痒风团罄验方。

无奈黯容光，
数载奔波兀自伤。
惴惴浅尝脱敏策，惶惶
病去如烟祸迹藏……

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胰岛素过敏的患者。她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，最后有个医生拿着我发表的论文对她说，到协和医院找李乃适吧。

接诊后，我发现患者的表现非常奇特，症状出现在注射胰岛素96小时之后。我硬着头皮给她设计了一个胰岛素脱敏的新方案，患者有了明显好转，但这并不令人放心，因为既然能莫名其妙地“好”，也可能莫名其妙地“坏”。果不其然，最近她又来找我了，还有遗留问题。对此，我还在努力摸索如何处理。

通过一首词，医生们便都能够理解患者处于什么状态。而当医生更好地了解这些情况后，也更有利于患者的诊治。

《医师报》记者尹晗根据李乃适医生在“叙事医学论坛”中的演讲“诗和医者的远方”整理

医者·故事

ICU里的情人节

▲ 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王舒



ICU 医护与患者共度情人节

2019年1月8日，重庆轻轨6号线发生事故，部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受伤。其中伤势最重的，是位于车头的驾驶员。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驾驶员宋某，男，28岁，全身多处损伤，由120紧急送入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抢救室。在送往手术室的途中，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，我们立即在平车上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，6分钟后，患者呼吸心跳恢复，也刚好送到了手术室。

历经4个多小时的手术，患者回到了ICU。这期间，科室以及全院专家已集结在一起，共同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。经过治疗，患者的病情有了初步的好转。

2月2日，患者体温恢复正常，氧合指数大于300，序贯到高流量吸氧，意识好转，基本可以遵嘱，我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，患者出现了烦躁、思维混乱，不仅不能配合治疗，还把大便扔得满病房都是。

看到满屋狼藉，我们的内心是崩溃的。而我们更加崩溃的，是在ICU门外衣不解带守了一个月的患者家属。恰恰此时，一直关注患者病情的媒体也打来电话，询问患者的情况……

好在，多年的重症生涯与立足于人性的共情力，让我们很快地说服了自己，迅速调整心态，针对患者的情况，逐一对症下药。

我们了解到，患者与妻子感情很好。但在事故发生后，妻子与婆婆大吵一架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。于是，ICU全体医护兵分两路，50岁以上的集体去劝婆婆，40岁以下的轮番打电话劝妻子回来。终于，婆媳化干戈为玉帛，患者的妻子当天就赶到了医院。妻子赶来后，每天都会给患者唱歌，和他一起回忆恋爱中的点滴。在妻子的呵护下，患者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。

2月13日，患者谵妄症状基本消失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妈妈买了一大束玫瑰，让我们藏到了值班室。

2月14日，情人节。患者的妻子刚一进门，我们便捧出玫瑰，合着旋律，唱起了患者当初求婚时唱的那首“小幸运”。患者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我们也像小朋友得了糖果一样开心。

2月18日，患者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在经历了一系列康复和治疗后，如今已可以行动自理，有望重返工作岗位。

有人说，重症人就像是殡仪馆的看门人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插队的人拎出来再送回家去。是的，在和平年代，我们每天都像战士一样奋斗在与死神搏斗的修罗场上，将重症医学这个新兴学科，一砖一瓦建成了今天的模样。